

乡村散章

程玉宇

村舍的炊烟

田野是辽阔的。天空是高远的。站在村头。眺望眼前的麦田、麦穗，如大海的波涛，一浪一浪涌向远方。乡村五月，麦子成熟，农人们正在准备收割。村庄、树林里，一声又一声“算黄算割”鸟的叫声便声声震耳。那些如小船一般漂泊在庄稼海洋中的村子，青堂瓦舍间，便在晨光里和鸡鸣犬吠声中，飘荡起一缕又一缕淡蓝色的炊烟。

月夜，一弯新月，高高悬挂在村庄高树的鸟巢上。村头的小桥上，正有三两农人坐在桥墩上乘凉。他们一边抽着旱烟，一边叙述着乡村人那些前尘往事。而岁月如烟，乡村里许多尚健勤劳的身影，早已如风一般飘逝。只有桥下的河水，仍年复一年地咏叹着乡村人家的农耕岁月。

凌晨，晨烟四起。当旭日的光芒映红整个山川大地，田园村舍、人家场院那些雄鸡使用它们那嘹亮的歌声，唱起农夫们日出而作、日入而息的生活。现在，虽然大部分的年轻人已远离家乡，在遥远的繁华都市打工奔波，而田园并未荒芜，那些留守在家园的老人，仍然辛勤地耕耘着这片土地。他们用一季又一季生长旺盛的庄稼，宣告着乡村家园的存在。于是，那些在外打拼的年轻人，就在手机抖音里，看着田野的稻菽、麦浪、芭谷林，以及那一缕缕飘荡在田园村舍间的炊烟，便心如刀绞，热泪长流。

抖音拉近了乡村与城市的距离，现在那些乡村的老人、妇女、儿童，都会用抖音表现他们的生活了。而炊烟，便如乡村妇

女在家门前举着的笨篙，一声又一声地招魂一般，撕扯着游子的心肝。

乡愁，就如积雨云一般弥漫开来，不但扰乱那些外地打拼者的心绪，也如一声声铜号一般，在秦岭南坡的土地上吹响。

夕阳如血，暮色如烟。晚鸟归林，那一只只黑色的鸟影，一声声百禽的啼鸣，便在村庄、田野上空声声回荡。

暮色苍茫，村舍里那些炊烟，便与暮色融合，一片又一片地笼罩下来。一会儿，有月亮从东山岬慢慢地升起，并渐渐移动到头顶，村子里又是一片朦胧的亮光。

有风吹来，风里夹杂着庄稼成熟的香味，村前的荷田和早秧田里，传来一片蛙声。谁家院落里，有人拉起了二胡，那二泉映月的声音，就如山间清泉一般款款流淌。

农人年复一年风雨不避地在庄稼地里劳作，日子虽然艰辛，但安宁祥和的平凡岁月，却也使他们知足常乐。

父老乡亲们虽然没有什么远大的人生抱负，但他们却用勤劳的双手，将秦岭南坡这片贫瘠的山河耕种得五谷丰登，装点得一片锦绣。

回村的乡路

人生短暂而漫长，生活艰辛而又美好。每个人的命运，大致都是沉重而又浪漫的。

奔波、漂流在异乡屋檐下的日子，无疑是艰辛的、苦累。但辛苦毕竟有所收获，劳作总会得到回报，而那颗漂流在外的灵魂，又总是被家园、被父母如风筝一般牵挂着，撕扯着，萦萦绕绕，连绵不断。

谁没有家乡、父母、儿女？但是为了生存得更好一些，为了能够改变日日在土地上创食的命运，只有舍弃家园，在外面的世界打拼、闯荡。

也许，在外奔波一辈子，都挣不下一份可观的家业，只有少数暴发户才能日进斗金，身价百万。因此，作为一般打工仔，回归家乡，完全不必炫富，甚至锦衣夜行。

在外漂泊奔波的日子，毕竟不能长久，常年远离乡村的生活，难免能够心安理得。更何况，陕南乡村风俗是村里老人去世了，你就是在外当了什么样的高官，发了多大的横财，也得回村里帮忙过丧事的人家安葬老人。否则的话，你有权有势又怎么样，你的父母过世了，谁肯来帮忙呢？更何况，村子里还有那几间老瓦房，有那几块生长玉米、稻菽的田野，以及回家的那条乡路，都无时无刻不在你的胸中萦绕。

一个人的根在哪里？血脉和骨骼又在哪片土地上生长？而家园、故乡，就是你的血脉，你的根本呀！于是，回家，就像古寺的钟声，总是一声又一声地在你的灵魂里敲响。而故乡人家做的那些粗茶淡饭、风味小吃，村子里的那些看着你光屁股长大的长辈，甚至家乡里那些有别于普通话发音的方言土语，都无比的亲切，总是如电影镜头和录音机一般，在你的眼前闪现或耳畔回响。于是，那条回家的路，就像是一条无形的绳子，总是把你的五脏六腑，拉扯得疼痛。

从这片土地上走出去，饱经人世的沧桑，心中装满了人生冷暖、世态炎凉的辛酸。将多少屈辱的泪水强吞进肚里，表面上仍然胸有成竹，一脸的坚强。人生充满

了无奈、苦累，深感活着的不易，甚至身心疲惫。只有那条回家的乡路，能够给你一份生活的美好和温暖。

没有欢呼声夹道，更没有欢迎的锣鼓，乡村沉默如故，迎接你归来的，只有村头的那棵老树，只有村路旁那位白发苍苍、满脸褶皱的老母亲，只有田野里的风，吹来庄稼地里那些田禾的气味。这一切，瞬间便使人双唇含泪，温暖了你冰凉的心事。

面对这片生你养你的土地，面对白发苍苍的老母亲，甚至面对田野里那些朴实厚道的庄稼，你只有跪下去，深深地叩首，再叩首。

村后山崖上的那条瀑布还在日夜奔腾吗？村前大河边那片杨树林里大群大群的鸟儿还在晨昏啼鸣吗？最重要的是，那位善良憨厚的二哥身体还好吗？而与你从小一起割草砍柴放牛的长栓、长荣、牛娃都还在吗？他们的日子又过得如何？

没有一首丽歌的长调能够如此的苍凉、悠长。更没有家乡人的命运能够使人如此的牵肠挂肚。

这个人世间的美好歌谣太多了，但是没有一首歌能够唱尽故园的亲情。回家吧，那条回归家的乡路，总像是一条纤绳一般，牵挂拉扯着你的宿命。



商洛山

(总第2347期)
刊头摄影 刘建国



走过四季的荷

陈仓本

春天的荷塘挣脱了冰雪的禁锢，光芒四射的太阳在湖面上闪烁出一个金色的圆盘，飘忽不定。莲藕还在湖底沉睡，它们的春天还没有到来。谷雨过后不几天，便有几个圆圆的小脑袋露出水面，试探着湖水，享受着春光，在湖面上窃窃私语，似乎在急着表白压抑很久的感情。立夏前期，偶见几朵荷花在明媚的阳光的召唤下，突然露出了水面，荷塘一下子就热闹了，仔细聆听，争鸣声、欢笑声、嬉闹声，在温暖的空气中盘旋。春天是积蓄力量的季节，每一片荷叶、每一朵荷花，都是那么的清新可人。它们让人内心明净，毫无杂念。这种美，在碧波乍现的“千亩荷塘”里酝酿。

我喜欢在夏日的燥热中寻找一份清幽，让悸动的心在荷风中清澈明净。夏至前后，正值藕花的荷花盛开，我便欣然前往欣赏。千亩荷塘，十里花香。但见，层层叠叠的翠绿色荷叶之上，是错落有致、直挺挺

立着的荷花。粉色、白色、紫红色等不同颜色的荷花，在太阳的炙烤下，平静而热烈地开着，美得炫目，美得醉人。荷叶交错，荷花争艳，光影婆娑，眼前是真正的荷的世界啊！清风拂柳碧波塘，花艳裙展，清雅漫池塘。涟漪轻起蝶飞舞，鸟声蝉鸣柳枝间，热闹了荷塘。在炎热的夏季，游客纷至沓来，游艇穿梭，喊声冲天；游客们轻嗅入鼻荷香，享受美好的时光。

秋天的荷塘不再拥有“小荷才露尖尖角，早有蜻蜓立上头”的活力；也失去了“接天莲叶无穷碧，映日荷花别样红”的艳丽；略带枯黄的荷叶在秋风的亲吻下，静悄悄地浮动着，挺拔的茎秆在秋风中愈发精神。一只青蛙在荷叶下“呱呱、呱呱”地叫着；白色的鸟儿在荷塘上飞翔，一会儿在头顶盘旋，一会儿飞进荷叶丛中，便看不见踪影了。眼前的荷花像一披着轻纱在湖面上沐浴的仙女，含笑伫立，娇羞可掬。在洁白如玉的花瓣里头，生着深绿

色的莲蓬，莲蓬上面有许多小孔，里面睡着莲子。剥开厚而绿的莲蓬，莲房里面甜密的果仁暴露无遗，果仁甜甜的，真爽口！秋天是丰收的季节，满塘的荷花荷叶，承载着一年的收获和喜悦，荷塘一侧的柳树则显现出不需点缀的洒脱与繁华。面对如此秋景，油然而生一种恬静、苍凉的美感。

在风雪交加的冬季，残荷傲立于天寒地冻之中，失去了出水芙蓉的美丽，但气质和风韵犹存。枯黄的叶片铺斜着，莲蓬的孔中还残留着荷香。枯荷不屑尘世间的谄媚与寡情，与莲藕独守寒冬的清静。千根池里藕，一朵火中花。深藏在池里的藕，默默无闻。藕的药食价值，吸引着挖藕人，他们挽起裤子，提着铁头跳入荷塘，带着泥巴的藕被挖了出来。那藕三四节长，棒槌般粗细，泥巴下面是鲜嫩如玉的藕节。掰开藕节，深灰色表皮下面有晶莹的藕肉，圆圆的

小眼，以及切不断扯还乱的细长的藕丝。听挖藕人说，藕顽强得很，春、夏死命往地下钻，深入硬泥之中，吸收营养，供荷花生长，当荷花纵情盛开时，藕正在污泥里疯长。

深冬，那一根根倔强立于冰面的残枝，与冰雪相映成趣，构成一幅水墨画卷。那画卷带着禅意，能够解读入世间所有的心绪。

天地运行，四时更替。在一年的三百多天里，荷呈现了生机勃勃、灼灼其华、风姿绰约、孑然傲立的不同姿态。地球绕太阳转了一圈，荷又开始了新的创造。莲子可以沉睡千年再萌发，那是生命的奇迹，那是不怕被埋没的自信。

藕花“千亩荷塘”里，莲藕生息不息，荷花历久弥新。藕断丝连，那不容易被发现的丝线，一直都存在于生命的角落里，独自吟唱生命的赞歌。荷由藕丝相牵走过了四季，生命的律动源自最简单的细丝啊！

深秋时节，我们一行八人驱车前往金丝峡。沿着西汉高速、绕城高速、沪陕高速，走蓝田，过商洛，经丹凤，至商南，下午4时40分，我们终于到达金丝大峡谷。

伫立于峡谷大门口，但见山门呈三个“山”字，高大挺拔，错落有致，颇有大家风范。由于天色已晚，峡谷里少了几分嘈杂和喧嚣，显得幽静而又恬淡。河对面的石壁上，“金丝峡”几个巨大的石刻，在沉沉暮霭之中依稀可见。道旁的小河清浅浅浅的一线，在峡谷中穿行，潺潺汨汨，不绝于耳，如一支乐队，演奏着一首悦耳的轻音乐。这曲子时而舒缓如舒伯特的小夜曲，时而高亢似一曲激昂的交响乐。晚霞轻抚着粼粼的波光，河面泛起迷人的光波，跳动着、闪烁着，生动而空灵。峡谷两边的山壁上，一丛丛、一簇簇树木各成姿态，从石缝里、石洞里、石窝里生长出来，或旁逸斜出，或凌空出世，或凌空倒挂，在萧瑟的暮秋里，显得生机勃勃，让人无不感叹其顽强的生命力。

天气越来越暗，我们的脚步也越来越快，白龙峡、白龙湖等景点很快被我们抛在了身后。不知不觉已游了一个多小时，天色暗了下来，视线开始模糊起来，也该走出峡谷了吧。一问道旁行人，才得知峡谷还要一个多小时。秋末冬初时候，晚上6点半左右天就会全黑下来，峡谷里没有路灯，如果我们被困在峡谷里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是进还是退？一个严峻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。经过商议，我们一致认为，既然来了，再难也要走完全程。于是，我们坚定不移地向前走去。

这时，已看不清标识牌，辨不清方向，也不知走到了哪处景点。好在峡谷中没有多少支道，我们便沿着比较平坦的主道一直向前走。正行间，我们碰到了一位在峡谷中干活的小伙子收工回家，正好与我们同路，小伙子便自告奋勇地为我们当起了义务向导兼导游，还一边拿出电话为我们联系下山的车辆。

越到峡谷深处，落差越大，峡谷中的瀑布群也就因势而生，在暮色中热情地陪伴着我们。瀑布或高或低，或平或缓。高者，似银河高悬；低者，似碎玉飞溅；平者，如秋月下的平湖；缓者，如灯光下吹皱的一池春水。我们一边走，一边欣赏着大自然演奏的美妙乐章，我虽不通音律，但我觉得这曲子自然流畅，跌宕起伏，清新优美，如天籁，似仙乐，妙不可言。我想，也只有这样的时候，才能专注地倾听这天籁般的声音，也只有这样，才能使自己的身心受到一次前所未有的洗礼。

与瀑布同时入耳的，还有黄昏时候的鸟语。这时，鸟儿们大多已归巢，只有零星星星、三三两两的鸟声，打破了夜空的寂静，显得格外清脆和空灵。

越到深处，峡谷愈发奇险，便不由自主地想起了伟人“无限风光在险峰”的名句。“导游”告诉我们，这里便是“一线天”。踩着栈桥，脚下是潺潺的流水，两边是黝黑、垂直的石壁，抬头望，一线朦胧的天光随着峡谷的走势蜿蜒着，让人望而生畏。

踏着溪水，听着瀑声，闻着鸟鸣，我们随着峡谷的走势忽上忽下，忽左忽右，虽然只有一丝朦胧的天光，看不清峡谷的奇观，赏不到醉人的秋色，但在峡谷中夜游，却有一种别样的情趣，也是一种难得的人生体验。正行间，前方有了人语，也有了光亮——约晚上8时，我们终于走出了大峡谷！

是夜，宿商南县城，回想起夜游金丝峡的经历，不禁胡诌了几句：夜游金丝峡，困难脚下。虽累亦快乐，人生得升华。

夏夜的怀念

朱文杰

夏天的夜晚，给人带来的总是炎热。傍晚，在树下或河边乘凉，蚊子的“嗡嗡”声在耳边回响，稍不留神，脸上、身上就会被叮出一个个小红疙瘩，又痛又痒，真让人讨厌而又无可奈何。

但夏夜，也并非只有烦恼。记得一个夏夜里，天特别热，我们在地上铺了个凉席，一家人嘻嘻哈哈坐在一起闲聊。不远处忽明忽暗的萤火虫，令我很是好奇，于是飞跑过去，用手抓住萤火虫，高兴地跳着跑到爷爷的怀里问这是什么，怎么一闪一闪的？爷爷睁大眼睛看了看，笑着对我说：“这是亮花虫，不要把它弄伤了，快放了。”我一边点头一边重复喊它的名字，把它放飞。爷爷又对我说：“闻闻你手上。”我闻了一下说：“哎呀，好臭啊！”惹得大家都哈哈大笑。

这会儿，爸爸端着一盘西瓜出来了，爷爷也从屋里拿出自己喜爱的老收音机听着戏，不由自主地唱了起来。我虽不知爷爷唱的是什么，是好还是坏，但却不停地拍手并说道：“爷爷，你唱得真好听！”但爷爷却说自己都是瞎唱，比起会唱的人，还差得远呢！我们说着、唱着、笑着，夜色渐深，气温渐凉，小村恬静。

如果问夏天最好的夜在什么时候？我想应是初夏之夜吧。初夏之夜的身上还留有春的影子，没有蚊虫的打扰，没有蒸笼般热烘烘的暑气，更没有聒耳的蝉鸣和蛴蛴无休止的低吟。夜晚的凉风让我们神清气爽、精气神十足。打开灯，投身知识的海洋，一不注意，已夜深人静，刚躺下便酣然入睡。

如此好的天气，却持续不了几天。有时你会从梦中惊醒，浑身是汗，似乎跑了场马拉松。这一醒来，便再无法入睡，前往河边，两岸杨柳依依，潺潺溪流留恋着一河滩卵石，蛙声、虫鸣述说着天气的晴朗。抬头望去，星星和明月点缀在墨绿色的幕布上，清新、迷人而温馨。

夏夜的夜，也并不总是那么晴朗。雨是突如其来的一声惊雷划破天空，一道闪电彻照大地。几秒后，便听见窗外传来愈来愈大的滴水声，风猛烈地吹着，树木左右摇摆，“哗啦”的雨声拍打着大地，诉说着愤怒与不甘。但夏夜的雨，来得快，去得也快，还未享受这场雨带来的凉爽，却要和你说再见。

时间就像一把利刃，劈开了夏夜的黑，赶走了酷暑的热，也为我留下了夏夜美好的怀念！

